



## 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特别报道

### 22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落幕

# 俄罗斯电影《头顶太阳永不落》获评“最受观众喜爱影片”



俄罗斯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海报。

本报讯（记者宣晶）昨晚，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之夜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迪士尼小镇的华特·迪士尼大剧院举行。经由观众与媒体评审的推选，来自匈牙利的阿尔帕德·博格丹（《创世纪》）和来自中国的王丽娜（《第一次的离别》）获选“媒体关注电影人”；俄罗斯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和白俄罗斯影片《水晶天鹅》获选“媒体关注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还成为“一带一路”电影周“最受观众喜爱影片”。

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共收到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75部影片报名，覆盖53个国家和地区，24个国家的电影节联盟成员机构推荐了最新影片参加“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电影周最大赢家俄罗斯影片《头顶太阳永不落》，虽然只有两位主要演员，却巧妙地社社交媒体画面与自然风光融合，利用各种互联网符号给影片中青年人和老人的“忘年交”题材注入新鲜感与喜剧元素，并将生与死的沉重话题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推动下，通过电影开展文明的交流互鉴，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参与地区越来越多电影人的共识。

一年前，“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成立，并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电影周。短短一年，联盟的平台效应已不断提升能级。联盟由最初的29个国家31个成员参与，发展到今年33个国家38个成员参加。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首日，“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新一轮合作。发布会现场，来自希腊的代表道出参与者的心声：“在上海，我找到了中国合作方、中国买家，一部新锐作品即将有机会在国际性舞台上大展身手。”

昨晚的“一带一路”电影之夜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知名人士参与。菲律宾著名导演布里兰特·曼多萨、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咏梅、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第72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艾米丽·比查姆等中外电影人先后登台亮相。

本届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在“生活之光”的主题下，举行了电影展映、电影学堂、高层圆桌峰会等活动，通过电影多元文化在上海交流互鉴。

“向大师致敬”单元锁定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 他所有的电影，都是表达人类宿命的语言

■本报记者 陈熙涵

对安哲罗普洛斯，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从《养蜂人》《雾中风景》《永恒和一天》中，我们觉察到那种反爱森斯坦蒙太奇的力量；他的诗意长镜头，以及那贯穿所有片子的、深藏着的孤独。

我们熟知的爱琴海文明，是古希腊的战和血，是狡黠的尤利西斯和暴怒的奥林匹斯之王，是横穿海洋偷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是刚烈的女子美狄亚，是愤然与命运抗争的俄底浦斯。而这些古希腊文明中的英雄，美，崇高，冒险，在安氏的电影里是统统看不到的，他的电影似乎只为追寻一个主题：众神死后，世界会怎样？

今年上影节“向大师致敬”单元，锁定的大师之一便是希腊电影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在安氏76年的生命和40多年的电影生涯里，除早期一部未完成的故事片和最后拍摄了一半的遗作外，共创作了十三部剧情长片和两部纪录片。大师生前曾将电影划分为智性电影和感性电影。他说，有些电影是从理性出发的，有些则不。在他所有作品中，《养蜂人》一片是被他亲手从智性电影的阵营中“摘”出去的，由此可见它的特别。

电影开始后的第一条字幕，不是片名，不是导演名，而是主演的名字：马塞洛·马斯楚安尼。1986年，马斯楚安尼已62岁，比起拍摄里尼《甜蜜的生活》时，他在《养蜂人》中的角色又老又颓又发福，还有些驼背。由他饰演的斯皮罗，是个正在老去的养蜂人。春天里，他的大卡车带着蜂箱一路去追着各种花开，停留在一个又一个地图上都没的地方，凄楚、孤独、迷茫、矛盾、困惑、沉默、颓废、敏感，混织在一起，铺满在一张皱褶的老脸上。随着他的老伙伴一个个因体力不支离开了放蜂者的队伍，他很清楚这一趟，可能是他作为养蜂人的最后的旅行。

在二女儿的婚礼上，他是一个游离在家庭之外的人，长期出车在外，使他的精神和肉体一直在“在路上”。安哲是那么善于为作品设置游离于生命体验之外的超现实主义象：《养蜂人》中，斯皮罗带着一车蜂蜜远走他乡；《雾中风景》中，未成年的兄妹俩对父爱悖论式的寻找；《鸫鸟的脚踏》里那场两岸相隔的婚礼……这些镜头的原创性、想象力和诗性，屡屡击中观影者的内心。只要粗略查看对安哲罗普洛斯影片的评论——不管是出自专业影评人之手，抑或业余的感慨，我们总能发现诸多“附加值”，这些“附加值”，无一例外地与拷问生命的意义相关，与在路上的终极追寻相关，与孤独地审视个体间的疏离相关。

女儿婚礼那个全家合影的场面滑稽而



从《养蜂人》《雾中风景》到《永恒和一天》，我们觉察到贯穿安哲罗普洛斯所有作品的、深藏着的孤独。图为《雾中风景》剧照。

让人印象深刻。儿子低着头，母亲看着父亲，父亲看着女儿，女儿看着丈夫。每个人都在看着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而被看的人却不知被注视着，无法沟通的情感，在凝视中留在无望的底片上。

在放蜂路上，老斯皮罗遇到一个年轻女孩。她无所顾忌地爬上他的副驾驶室，然后说：“去哪里都行，只要离开这里。”她肆无忌惮住斯皮罗的小屋，吃他买的食物，从他口袋里拿钱，连易拉罐都让斯皮罗替她开。她从回报什么，一切都那么理所应当，就像孩子从爸爸那里得到庇护一样。然而，她鲜活的生命力不知不觉注入了他老去的灵魂和身体……

片中这个女孩的名字一次也没出现。我愿意认为，她是生命的隐喻，是这老人正在失去的一切。她有年轻的脸庞，躁动的激情。在他的身边，她像太阳般耀眼，像月亮般皎洁；她是生命力不顾一切的冲动，蛮横无理地闯入我们的生活，毫无理由地支配我们，她让我们看到希望，又在我们想要抓住时弃我们而去。安哲把一切安排在充满希望的春天……而四月却是最残酷的季节。

终于，斯皮罗与女孩来到一个破落剧场，他们躺在空寂的舞台中央，火车在门外轰隆隆驶过，在这里火车形成的隐喻是彻底的绝望；对女孩来说，斯皮罗是她青春旅途

的过客，只是“碰巧路过”；而斯皮罗却把她的离开，当成了生命的终点。

影片的结尾，斯皮罗掀翻了蜂箱，放走了蜜蜂。它们飞得漫山遍野，一个个白色的蜂箱远望就像一个个的墓碑。斯皮罗倒下，任凭蜂毒毒死自己。他的一只手不停叩击着身下的泥土，仿佛在完成对生命的质询……

这部摄于1986年的电影和《永恒和一天》有着共同的主题，即人怎样面对老去和死亡。故事从来不是安哲电影的重点，有些导演的电影会用长长的对白展示自己的意图，而安哲有安哲的方式。作为“沉默三部曲”之一，《养蜂人》是一首从导演心中溢出的诗歌，忧伤时，他不用眼泪，而是雨落在餐桌上的玫瑰花束，几乎能嗅到潮湿的味道；离别时，他不说再见，而是老父亲一把抱起女儿，给她念童年时曾念过的歌谣，恰到好处地留白给人们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安哲曾说，我拍的是同一部电影，我所有的影片只不过是这一部电影里的不同章节，要是给这一整部电影起名字，那应该就是“人类的宿命”。他对电影的理念，便是表达人类宿命的语言。

然而，安哲那些充满诗意的寓言式作品对观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据说他的电影曾让韩国导演金基德昏睡，醒来后便提

前离席。他的电影极度考验观影者的耐心，考验你是否能将电影与娱乐划清界线。《流浪艺人》在近4小时的片长中只用了80个镜头，导演对镜头的编排功力发挥到了近乎“变态”的极致；摄影机优雅又不安地扫过大片凝固的风景，穿过空旷的静物，最后停留在拥挤的人潮。

这从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安哲影片的“普适性”，故而《尤里西斯的凝视》在1995年的金棕榈争夺大战上惜败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而只捧得了评审团大奖。这种建立在复杂调度基础上的变焦推拉的长镜头，在《地下》喷薄而出的欢愉气质面前，显得孤绝而落寞。三年后，他凭《永恒和一日》终于摘获金棕榈。

截取他13部长片中的任意片段，你会发现那种饱经风霜的华丽和朴素深邃无处不在，安哲让现实与超现实以一种“作者主导”的方式存在于电影之中。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作者电影”在成就他的同时，也让他失去了票房的眷顾，安哲无任何一部作品进入院线上映这个事实说明了这点。

对此，他一一笑置之。事实上，正是那些行走在票房边缘的人，成为了书写电影史的人。正如他所言，“我相信不管在什么领域，真正的变革都不是由多数而是由少数完成的，即那些例外者。”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一旦走入导演这一行，你一定要清楚一点，沟通很重要，有时候悉心倾听他人的讲话也是一门艺术，而非盲目坚持，坚定自己要走的路一定是对的。”在昨天举行的“亚洲电影沙龙”交流活动中，电影制片人施南生点出了一个创作者的普遍心理误区。论坛现场，上届以及本届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施南生、宁浩，以及青年电影导演石井裕也、赵德胤、苏有朋、大鹏等业界前辈纷纷向电影新人谈出自己的创作感悟。

处女作获得亚洲新人奖的肯定，今年又担任这一奖项评委会主席的宁浩，就年轻电影人的成长谈了一个作为导演的体会。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想要一步到位，拍上一部轰动市场，得到大众认可的电影，但其實放眼影坛，很多导演在拍第一部作品之前，都得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沉淀准备”。注重沉淀，别幻想一部成功，是宁浩对初入电影圈年轻导演的寄语。宁浩同时看到，近几年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这让新人新作气质更为多元，且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越来越少。只是，“技术很容易掌握，但对于这些导演来说，讲故事的能力仍需提高”。

在导演赵德胤将看来，影圈好比江湖，导演要一展拳脚必须先练好“扎马步”。“年轻电影人不要急于拍第一部片，应该先去摸索、学习包括摄影、剪辑等，争取对电影的主动权。这样即使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你也能用最少的钱完成一部作品。”正是靠着这样的成本把控意识，赵德胤入行的首部作品仅花费两万元，相当于三张国际机票钱。从演员“晋级”导演的苏有朋，则建议年轻导演在拍摄第一部电影长片之前，先拍短片练手，好“对自己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梳理”。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如何在自我表达与市场需求中找到平衡，是青年导演必须面对和决绝的问题，也是不少创作者跨不过去的坎。有投资人指出这样一个创作误区——很多年轻导演想法过于冗杂，什么都要。尤其是一些艺术片导演，上来就向投资人要500万甚至1000万，这缺乏对作品的基本判断与对行业的敬畏心。秉持这样的理念拍电影，会给投资、宣发等环节设置难题。在行业“推手”们看来，“成熟且对行业有着单纯追求”的作品才是最受市场欢迎的，年轻人首先要对市场和自己的能力有认知。

当年《疯狂的石头》被称作对票房的“偷袭”，事实上，任何一部新人作品的成功都不可能轻轻松松。环猴子影业“掌门人”之一王易冰以《我不是药神》与《绣春刀Ⅱ》两部作品为例，点出青年导演作品的正确打开方式，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这两部影片之所以成功，与导演的坚持有关：为了《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文牧野埋头创作了一年零八个月；《绣春刀Ⅱ》的原始剧本被宁浩推翻之后，路阳把自己关起来，几度易稿，才完成了一个受到市场认可的全新故事。“年轻导演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韧劲，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博纳影业副总裁陈庆奕则在技术之外，对新导演摆正创作心态提出建议，“导演要以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成功和失败”。

上海国际电影节首设“短视频探索”单元

## 短视频会给影视业态带来怎样的冲击

■本报记者 张祯希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愈发成熟，短视频逐渐成为最受大众喜爱的文艺样式之一。为此，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了“短视频探索”单元，为优秀短视频作品提供展示评奖平台的同时，也让短视频从业人士探讨最新的行业动态。

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从几小时到几分钟，短视频打破了传统审美与创作习惯；在无处不传媒、物物是媒介、人人可创作的当下，短视频成为一种崭新的视像传播样式。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短视频用户达到5亿。借着上海国际电影节，业内人士探讨了短视频行业为影视产业带来的各种可能。

“短视频是诗或散文，比短片更自由”  
麦子（青年导演，“短视频探索”单元评委）

短视频与短片为青年导演试水创作提供了机遇。因为不管从资金方面还是创作环境来说，一部长片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非常浩大的。青年人如何界定这个创作主题是否适合自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短视频试水。短片与短视频还不太一样：短片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剧情，要有开始，有结束，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短视频如果用文学来比喻的话，是诗或者是散文，以小见大，涵盖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不是说它比短片更低配，而是说它比短片更自由。

“分众时代创作者更要忠于自我”  
周圣威（青年导演，“短视频探索”单元评委）

互联网时代消除了技术和身份的边界。过去大家只能看电影界人士拍出来的东西，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创作短视频，每部短视频都有火爆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创作者更需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因为过往的传播格局已经被打破，每个人都能表达自我，而不再是追随某种“美学”，大家跟风而上，分众时代已然到来。

另一方面，创作者需要具备分享式的思维。比如提供一个故事框架与创作理念，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加入进来，让作品跨越拍摄时间与地域的局限，实现创意与资源的优化组合。

“在情绪碎片中提取大众情感最大公约数”  
侯小强（金影科技创始人）

在我看来，优秀的短视频作品，要符合几个标准：第一个故事得新鲜；第二个故事得真实，不可假大空；第三个要有辨识度；第四个是有稀缺性，以前没有出现过。

创作平台之外，短视频平台也是创作者寻找当下大众思想共识与情绪共鸣的有效途径。无论是长电影或是剧集，内容创作的基础是题材的共情能力，而这个共情能力一直在变化。短视频平台是即时“碎片情绪”的载体，从这些碎片情绪中，能够很快提取出当下观众的最大情感公约数。

亚洲电影沙龙召开，亚洲新人奖评委会点出创作误区——

## 不要急于拍摄你的第一部影片

## 4K修复版《三毛流浪记》亮相电影节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三毛流浪记》，18日晚以4K修复版亮相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光影记忆·时代经典：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影展”单元，在上海电影博物馆进行了一次特别放映。

于1949年12月上映的《三毛流浪记》总长71分钟，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赵明、严恭执导，阳翰笙编剧，王龙基主演，为三毛配戏的演员则包括上官云珠、黄宗英、赵丹、孙道临等知名演员。电影根据张乐平创作的同名漫画改编，通过孤儿三毛在旧上海的种种遭遇，展现了旧社

会广大城市流浪儿童的悲惨命运。

虽然距离电影的首次放映已经过去70年，但头上三根毛、有着蒜头鼻和大脑袋的三毛依旧凭借着是非分明、爱恨直接的银幕性格，让不少观影的小观众又哭又笑。也有不少资深影迷对影片的幕后花絮津津乐道。据悉，因为漫画《三毛流浪记》中三毛喝糍糊后肚子痛的情节给当时的小演员王龙基造成了“阴影”，正式拍摄时虽明知喝的是藕粉，但他的表现始终没能达到导演的预期。于是，剧组当天对他“禁食”半天，让他真正带着饥饿感去表演，这才有了银幕上三毛抱着糍糊桶猛喝的画面。

除了打动人心的剧情，《三毛流浪记》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它是我国电影史上跨越两个时代的影片。据悉，影片于1948年10月开拍，随即遭到反动派的阻挠和恐吓，编导收到了不少匿名信，致使拍摄进度缓慢。上海解放后，影片的拍摄才走上正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抒发解放的激动心情，剧组还特地补拍了三毛参加庆祝解放大游行的结局。之后，电影《三毛流浪记》还跟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慈善活动。随着影片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上映，张乐平和他笔下的三毛愈发深入人心。

此次放映的4K修复版人像清晰、画面平稳，其背后所花费的工程也相当庞大，需要数字化修复团队付出大量精力。原始素材大量划痕、脏斑、褪色、闪烁、变形、虚影等不同程度的破损，都是修复人员需要一个个攻克难题。据悉，一部70分钟的影片需要修复的画面就多达10万帧。

从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影迷就有机会欣赏到多部经典佳作的4K修复版本。《三毛流浪记》4K修复版的放映，也是向所有投身于上海电影事业的艺术家的致敬。记者获悉，修复版《三毛流浪记》将于今年国庆期间登陆院线。